



《良宵引之一》，布面木炭，330 × 680 cm, 2023



王茜瑶 画家，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和汉堡美术学院。现居柏林。

我现

在居住在柏林。2020 年从汉堡美术学院毕业后，我就搬到柏林来了。最开始住的地方是一个 30 平方米的房间，除去厨房、卫生间，在卧室的 20 平方米里，可以用来画画的空间不到 10 平方米。贝浩登先生三年前来到这个地方拜访了我，随后邀请我去贝浩登画廊的巴黎总部空间做个展。2021 年 12 月底，我搬进了现在的这个工作室，它离市中心的柏林中央火车站很近，闹中取静，有 200 多平方米，我就住在工作室里。

我每天的日程安排都比较规律。早上起来，先看书、弹古琴、喝茶，把自己带到一个安静的状态；下午、晚上才开始画画。

平日不画画的时候，我还会出门去上芭蕾舞课，一周有两节课。从小就学跳舞，小时候断断续续地学过芭蕾，但规律性地学芭蕾是 2015 年来德国留学后才开始的。我是喜欢尝试的人。刚来德国的时候，还学过探戈、拳击，我喜欢不同类型的运动对身体潜能的发掘。后来发现最喜欢的还是芭蕾。2023 年在贝浩登首尔空间举办的个展“*Allongé-触不可及*”中“*Allongé*”一词就是一个芭蕾术语，意思是延伸。那段时间在创作时，芭蕾里的延伸状态正好跟我想在画面里塑造的线条的状态相契合，所以当时会很自然地把芭蕾里的延伸融入画面里。当然，我的灵感来源不限于芭蕾，有时候不经意间的感觉都会在心里种下根，然后慢慢发酵，持续对我产生影响。

无限的、轻盈的

创作的灵感往往会从很多方向朝我汇聚而来。所有跟无限的、轻盈的、失重的、突破边界的感觉相关的，都是我感兴趣的，都会给我灵感。了解我过去展览名字的人，应该也能从中感受到我的这类兴趣点，如“一种在树间飞行的舞蹈”“海市蜃楼”“月亮水晶宫”“无尽的梦”“森林里的狂欢”“去蓬莱仙岛的路上”“*Allongé-触不可及*”“良宵引”“长伸之触”“你听到瀑布了吗？”……

2023 年 12 月，我在北京的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举办了个展“良宵引”。《良宵引》是一首古琴曲子。那段时间，弹古琴给了我很多创作上的想法。我从 2023 年年初零基础开始学古琴。我现在每天的生活，基本都是从早上弹古琴开始的。古琴，早上弹、晚上弹都很合适，很静心。最近我在弹的曲子是《普庵咒》，它是一首佛曲。

在“良宵引”个展的作品中，会看到我对木炭条这个材料的探索。最开始接触到木炭条这个材料应该是我十六岁刚开始学画速写的时候。那时候，觉得木炭条这个材料太脆弱了，容易断，但是我很喜欢用木炭条画速写时，它能快速捕捉动态的特质。后来来德国学习后，不断地发现了一些新的材料，也就没用到木炭条。再次拾起木炭条画画，是前两年回家，我去到爸爸的工作室，看到他工作室里有木炭条，我就想重新试试这个材料。越用越发现木炭条材料本身的特质和在画布上能产生的效果，正好符合我现在的创作状态和绘画语言推进的需求，比如它的速写感、不可控性、颗粒感等等。

木炭条还是容易断。但断了，我可以选择继续画下去。我常常画到木炭条用尽，在它仅剩最后一小块的时候，会用手指按着它画，画到它完全消失，就像用到没墨了一样。这是一个很舒服的创作状态，材料用尽的那一刻，我所画的线条也跟着结束了。

我的作品可能会给人一种纯即兴的线条感，但其实我每一次的



《河流，河流，你可以告诉我关于我家乡的故事吗 No.1》，布面丙烯、油画笔，330 × 680 cm, 2022

创作、每画的一条线，都是自我控制、准确把握的结果。我很难讲清楚这个准确具体是指什么。但我知道，我画画的时候，准确意味着恰当，每条线都出现在它应该在的位置，线条的力度、角度、粗细、强度，都是在那个画面里最合适的位置出现。在不该停笔的地方停了，或者是在该停笔的地方继续画了，这是不准确。画面里正好缺一条线，然后我画下去的这条线恰好能出现在那个位置，这就是准确的判断。一幅作品有它自己的结构。即便是抽象画，也有它的审美平衡和节奏。对艺术家来说，你能看到画面里的那个准确点，然后能下笔画到那个点上，这之间也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即便你能画到那个准确点上，但每次要把握、控制好自己创作力度、表达角度，每次都企及到那个准确的状态，这之间又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从这十多年的创作来说，我一直感兴趣的都是那种无限的、逍遥的、轻盈的状态，我并不想去再现一个很具体的画面或者想法，而是想把创作时最在场的状态转换出来。但是这个在场又是无法跟过去和未来切断而独立存在的，这个在场是可以任意穿越时空的。我的创作没有固定的主题，我的感受、思考和整个身体的状态都是流动的，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作品、不同的画面，但创作核心从始至终都是贯穿每个阶段的。

其实包括弹古琴或者是跳芭蕾舞的时候，我也常有类似的无限的、轻盈的感觉。但这跟我创作时感受到的还是不太一样。创作时，思想和身体本身都要真实地达到那个点，这样画面才会真正轻盈。所以平时也需要认真去调整，当然最理想的就是日常生活里也完全是这样的状态，但是有点难度。工作室就像是我修炼、修仙的山林，或像是除我之外无其他人的海中孤岛，但是平时因为要计划、落实展览，加上有各种需要处理和沟通的事情，都会把我拉出小岛。

在 18 岁进入四川美院之后，我就意识到想一辈子都做艺术。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具体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但因为小时候爸爸经常跟我讲梵高、高更的故事，我隐隐觉得自己将来想成为他们那样的艺术家，想成为能做最好的自己的人。如果你现在问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我的回答还是跟 18 岁时差不多，我想做可以把名字留在艺术史，能承上启下的那种艺术家。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的绘画元素聚焦在线条。点、线、面是绘画最基础的三个元素。探索线条的同时，我也在探索线条跟点、面的结合。对线条的探索，其实就是在探索绘画的本质。怎么从线条出发，不断地打破、更新画面，这是一件很基础的事情，又是一件可以不被限制、可以做一辈子的事情。

在创作上，我算是一个勇敢的人。但是，我觉得还可以更勇敢。虽然在创作里我会有迟疑，会自我怀疑，会反复地问自己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意义是什么，或者我这样做下去可不可以等等。这些自我追问和反省是很有必要的，但这跟我要的勇敢并不冲突。在绘画中，我相信内心的勇气、坚韧，是可以通过线条、笔触被看到的。

我越来越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现在，我主要聚焦在最大限度地发掘线条和某一个绘画材料的无限潜能。这个聚焦的过程，就是一个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自我确认的过程。在汉堡美院读本科期间，教授维尔纳·巴特纳（Werner Büttner）给我的启发特别大。他告诉我不要每次都去问他怎么看，而是要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个点，找到适合自己的路。所以，从那之后，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想法，因为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自己。不管别人怎么看，我都会这样继续走下去。我知道自己想去的方向，并且懂的人自然也不用我多说。（采访、整理：V）

SPRING 2024



15 | SPRING 2024

北京 顺义
晴 6°C



CN10-1647/G8

人民币30元

KARA WAI

惠英红

朝
气
NOW
marie claire

朝气 NOW

marie claire